

春秋左氏傳

廿五廿六

□ 12

2960

13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昭公蓋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癸丑

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讓晉人

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夏六月蔡侯東國

卒于楚無傳未同盟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

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

大天死生通曰獲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

夏齧微舒玄孫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

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周人所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邲師晉師

也王師不 癸卯邲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邲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間

子朝 庚戌還晉師邲人城翼翼邲還將自離姑離姑

邲邑從離姑則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邲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徐鉏丘弱茅地

大夫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遂

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

弗殊以木而不絕也
履以推斷木而履亦絕也以
絕邲師走路

而弗殊邲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邲師獲鉏弱

地取邲師邲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

嫌內外異晉人使與邲大夫坐坐訟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

邲又夷也邲雜有東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

大天為叔 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邲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邲使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士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

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

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

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眾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子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

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

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

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且至且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

邑別內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

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冠以與之僞若不

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叔孫曰

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欲以貨免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

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于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

殺之尹圍尹文公也劉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丑召伯

奂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

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

宮鄆羅司大夫鄆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

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闡西闡周地丙寅攻蒯蒯潰

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

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

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

道左懼將止死爰長丈一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

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楚遠越

帥師令尹以疾從成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

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干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

滅為燔軍之重主喪下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

以力聞言烏存執爰以力聞於諸侯可也

幼而狂常無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遂越非正卿也

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沈蔡陳許胡帥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

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

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

陳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

陳四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

繫於後以敦陳整旅之
三軍繫於罪人三後

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

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蔡頓許楚師大奔書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

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

相涉故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

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其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

力可濟也文公劉盩也先君謂盩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

云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

大臣亦震天奔之矣子朝在西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王敬

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太子建之母在郢郢陽也平

大子建故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

樊入郢諸樊吳王僚之太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

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

其勝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

再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滋遠滋楚地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郟人執叔孫故公

如晉謝之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

已築郢城矣今畏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

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爲守諸侯卑守在

四竟竟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爲援助民狎其

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

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在僖十八年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止其疆場修其上

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

伍相為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

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

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國慎其四竟猶不

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一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楚

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無傳孟僖子也 婁

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

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各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

月冬吳滅巢楚邑也巢滅用大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歸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

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

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

亦有離德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余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君其務德無患無入戊午王子朝入于鄆緄氏西南有鄆

聚言子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

其蹊待于門內蹊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

伯來殺已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以謝邦不腆敝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

月媯至自晉尊晉也媯嬖族所以尊晉媯三月庚

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士

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

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

為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六月壬申王

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皆王邑鄭伯如晉子大

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

嫠寡婦也織者常苦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

及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鼎之耻詩小雅疊大器餅小器常稟於疊者而所受罄盡則疊為無餘故耻之

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秋八月大

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禮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陰不佞以

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佞與之東訾喜

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

將侵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楚踵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

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幾

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鸚鵡地方之鳥南不隨濟不
完而果居故記異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請會晉趙鞅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也言又重上之辛九月

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

上邑未敢直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

公公不敢遠勞故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逆之往至野井

書曰春公在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

外非無感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

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

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居桐門宗也卑賤謂其

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

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

禮必正為定十年樂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

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

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

精爽精屬陸故為聰明屬陸故為禮

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

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

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

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姊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

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

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謂曹氏

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

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

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

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

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

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

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

見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

傷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

麋鹿麇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若斧斨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

昭其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

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纁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

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

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

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

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為刑罰威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

象類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

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

審則天理不移易曰則曰

經禮言天地之有特於
禮猶布帛之經緯侍
如

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
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
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子曰鞅也
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

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
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
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
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
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
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
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曰鸚之鵠之公
出辱之言鸚鵠來則辱也鸚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饋遺也鸚鵡跣跣公在乾侯跣跣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襦

鸚鵡之巢遠哉遙遙凋父喪勞宋父以驕公死外

故喪勞宋父定鸚鵡鸚鵡往歌來哭昭公牛出童

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秋書再雩旱

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

子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

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及季妣與饗人檀通

季妣公鳥妻鮑文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盭

之妻秦盭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

余又訴于公甫公甫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

非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

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

故公若怨平子季邠之雞鬪季平子邠昭伯二季

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邠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邠氏侵邠氏室且讓之讓

也故邠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

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

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也禘祭

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滅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

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

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務人

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為小人公

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言難告邱孫邱

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

退之退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

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

居于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

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

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

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

出蓋縣南至下邳人泗

乘云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隱約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憲作弗可

知也憲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眾怒不可蓄也季氏

蓄而弗治將蒞蒞積也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

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

邱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

其眾曰若之何莫對眾疑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

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以作而非

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攢丸

蓋可以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

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

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

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

請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

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迓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

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齊為

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

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

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以公命

示于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

也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繾綣從公二三

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

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

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

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壬申，尹文公涉于鞮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鞮，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樂即位於廟，已與

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楸柎，棺中冬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言君命必不辱，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申，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不書圍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

龜儂句儂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

老將如晉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

對故事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

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不至次

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

為賈正焉郕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郕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

於季氏送計簿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

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儂句不余

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

還復茄人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謀郭

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

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

弗能久矣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葬遠而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眾少重在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公至

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冬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

氏書奔在王入者王入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

公處輒起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三月

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夏齊

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

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縛一如瑱瑱

耳縛卷也急卷使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

臣子猶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

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高齋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子猶受之言於

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行欲

其說故先示欲然據有異焉異猶宋元公為魯君

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

以上使會之邪臣從魯自公使
自以下可與否也

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下知可若可

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

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成以

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

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

肩于齊公孫朝許齊師言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以厭眾心不欲使知

梁父縣西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

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

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繇胸汰

翰匕入者三寸人楯瓦也胸車輻車轆聲子射

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爲馱戾也而助之人

人也馱戾叔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

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下子車曰眾可懼也

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洩

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

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也叱也言齊冉豎射陳

武子中手冉豎季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

諸子彊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林

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其耳何

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

曰視下顧復欲使苑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

於他車以歸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

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

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王城人焚劉燒劉丙

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

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荏谷胥靡滑皆周晉

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

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茲其母非適也壬昭王子建

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

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王言

子建勝之是國有外援不可漬也外援秦也王有

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子秦將來亂嗣不

祥我受其名受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

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

申王起師于滑起發辛丑在郊郊子遂次于尸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鞏趙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

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戒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

故稱氏重見尹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遂軍圍澤次于

隄上圍澤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甲戌盟

于襄宮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般晉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

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

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

于堯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未周人流王于堯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開

與也去其位其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

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

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攜王妖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郊廓携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

褒妘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

鄭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

宜曰是為平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

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

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

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

鄭厲殺子頹為二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

宣八年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

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

其亂災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至于靈

王生而有頹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

群不弟之人猶言群不弟
人謂言猶猶言群不弟
人也

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謂先王何常之

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

人至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

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

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

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

自未有攸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

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穀

救其憂而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

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

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在十五年即世

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

圖之伯仲叔季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

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

矣文辭何為傳終王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

使禳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

道不諂諂諛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

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

人故四方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下追監

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

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歛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

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

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

不美職召官不洿洿慢大夫不收公稱不作公曰善哉

國其國言齊國以為陳氏之所存也

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昭公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開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楚殺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快來奔。無傳。

快，邾命卿也，故書。公如齊。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

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

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

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

潛工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

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屬王之養馬官屬投人也濟益也與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各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疆故

吳不得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

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事若克季子雖至也故曰我王嗣

不吾廢也至謂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

爾爾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王使甲坐

於道及其門至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

鉞羞者獻體羞進食也服於門外獻體解衣執羞者坐行

而入坐行執鉞者夾承之承執及體以相授也及鉞

進羞者體以光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鱄所食授王

設諸冥劍於魚中以進全魚抽劍刺王鉞交於胷

交縛諸魯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季子

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

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

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直而

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

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

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

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

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鄆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郤

氏且蒸之也蒸燒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蒸令

曰不蒸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

秆焉編管苦也秉把也稱稟也國人投之遂弗蒸也令尹炮之

郤氏炮燔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

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

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

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令尹盡信之矣國

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秋會于扈令戍周且

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

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

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也休息而啓叔孫

氏之心不然豈其伐入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

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

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

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

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

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音登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

子曰天命不殆久矣信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眾

也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云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

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楚郤

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

也訊也沉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廢尹陽令

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

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

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通無極也也通近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

華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

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

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

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

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

子慈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子家子乃

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

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公

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丘縣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

寧卒無傳未同盟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葬秋七

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冬葬滕悼公無傳

以猶與也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甲公故適晉子家

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

次于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

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

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竟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于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鄆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

也通室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于司馬叔游叔游司馬

叔游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

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眾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曰

多辟音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盈曰

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

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

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

也以為快愁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

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

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

氏夏姬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勝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

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考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

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

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

氏生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

可以名曰玄妻。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正之君長。生

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

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夏且三代

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未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以亡也。

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

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

向，嫂，伯華妻。始，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

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

政魏獻子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郟

長叔伯華最長叔向次之更餘諸弟皆少於叔向也謂叔向爲長叔叔弟也

大夫大原賈辛為祁大夫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

夫魏戊為梗陽大夫魏舒庶子梗陽知徐吾為

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韓固為馬首大夫同韓

孟丙為孟大夫大原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趙

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

楊氏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矢

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

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

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鱗鱗音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

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疏也近

不偏同不偏居利思義不苟在約思純無溢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光大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

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

能王天

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其帝度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

誨不倦曰長教誨長入之道賞慶刑威曰君君之作威作福也慈

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

從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門人者擇

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

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惡貌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臯澤

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

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

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

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

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宗賂以

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

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

人也言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

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

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公如晉大

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稱主君此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

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三月已

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

伯魯子終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有婦

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

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

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平

子每歲買馬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為之櫛為作子

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禮曰斂

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

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也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

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

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

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

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

子曰董父裔速也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豢龍封諸鬲川

鬲夷氏其後也鬲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

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

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

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也學

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豕

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

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

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

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宿其業宿猶也其

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泯滅也鬱

湮不畜鬱滯也湮塞也畜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

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禮為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木正曰

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

金正曰蓐收秋物權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陰

及熙焉其祀修土正曰后土上為羣物土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雷

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也在野則為祀不

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三三乾下乾之姤

三三巽下乾上姤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

三離下乾上同曰見龍在田乾九其大有三三

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乾下

夫乾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三三坤上坤下

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三三坤下艮

注轉

上六曰龍戰於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

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尚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

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

及水其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該為蓐收金脩及熙為

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顯

項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為后土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

二祀也后土為社方各社稷故稷田正也掌播有明言為社

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

祀周棄亦為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

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

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

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鼓一說鼓量各也三千斤謂之鐵編四謂之石十斤鐵也

易之說易者疾也
言中行擅作刑器
召編又加以范氏之田
是速之使也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

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以為盟主今奔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奔禮徵書貴何

業之守民不奉下則上失業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

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

在文六年一蒐而二易中軍帥賈若之何以為法

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中行寅為

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

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

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月庚

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

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徐子稱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郵與乾侯

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

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矣且明過謬猶可掩

故不顯書其所使若君在國然自是鄰人饋叛齊

晉甲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奔之夏六月晉

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乎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

今吾子無貳何故其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

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

隨時其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

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言不敢忘

備御者多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故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晚索也禮若其不間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大國之惠亦

慶其加慶善也謂蓋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

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八年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舊

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

其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七年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

奔故

徙之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楚使逆之居於竟也養即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公孫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諸華

作文一矣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不可知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歸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山山水以灌徐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二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於道亟肄

以罷之也亟數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

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

年盟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迎公秋

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

史闕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

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

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

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

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

練冠麻衣皆衰服也

試南探也反位

一慙指與季孫也

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荀躒以晉侯之命，信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

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

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以當受禍，明知河以自誓。

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

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臣請復於寡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

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

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

眾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薛伯毅卒同盟得復自抵。

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信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秋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潛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

成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沈尹成吳師還始

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

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

不如無名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

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

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

欲其不畏疆禦之名邾庶其在襄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

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

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

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徵大利而無

名謂不書其人各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是以

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逆無

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故曰春秋之稱

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

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

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

應故釋日食之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在辰

四年十一月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

庚辰吳入郢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

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

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

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

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

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如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

六故六年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傳公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

不書盟時公在外也國參子產之子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五十

稱稱推衡也魯欲權衡善惡之法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

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夏吳

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星歲

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秋八月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

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

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我一

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二年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余一人無日忘之

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憂貌

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伯父若肆大惠復一文

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徵文武

之福以同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

以為京師之東都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修成

哀序謂不廣度之度序謂營築先後之次

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蓄賊遠屏晉之力也蕃賊喻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災害人無微怨于百姓微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

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而居君位衛彪僂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僂衛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日揣度厚薄度深仞溝洫仞深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餼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大夫而

效諸劉子也效致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經所以不書魏舒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

賜子家子雙琥琥玉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

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

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

言失其所也不盡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

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

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

辰謂有地有五行謂有禮有左右謂有各有妃耦

也非子用反

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

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史墨跡古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

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之道

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昔成季友桓

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

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

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交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

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

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入器車服各爵號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